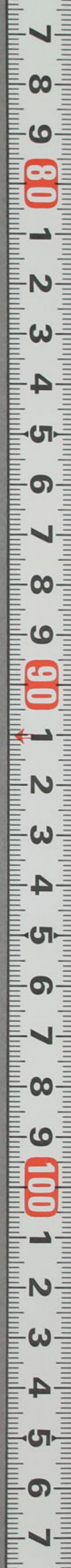


心苑餘材

上

□ 13
3020
1



口 13
3020
1-2

明 口 13
院 3020
卷 1

心苑餘材序

周程張朱之書心學之苑也松栢之茂
楠之盛鬱乎森乎蓋美矣又蓋善矣學者
採材於此舊矣而陸王數子之書亦心學
之苑也松栢之茂楠之盛亦鬱乎森乎
乎而時或荆棘焉故蓋善矣未盡美矣
也是以採者未免有以次為繼之勢也
柳泓先生者嘗嘗今之園石也乃其



心苑餘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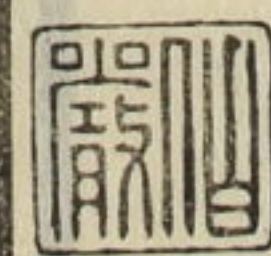
周程張朱之書心學之苑也松栢之茂梗楠之盛鬱乎森乎盡美矣又盡善矣學者採材於此舊矣而陸王數子之書亦心學之苑也松栢之茂梗楠之盛亦復鬱乎森乎而時或荆棘雜焉故盡善矣未盡美矣也是以採者未免有以杙爲楹之謬也吾柳泓先生者實當今之匠石也乃敢載斧

介入山林芟其榛莽擇其棟梁於是乎美
幹立矣嘉樹顯矣學者因無復謬焉心苑
餘材之名真不誣也而先生尚曰吾代大
匠而劉恐傷其手也嗚呼亦謙矣正唯第
子不能學也

于時

文化甲戌冬十月之日

勢陽桑名藩士篠山直暉謹撰



心苑餘材序

夫學者心而已自虞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至大學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中庸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論語
仁義恭敬忠恕孝弟孟子性善養氣存心求心孰不
原於心者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亦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可見聖賢之學
一以治心爲本也宋時周程張朱專唱心性之學可
謂盛矣而當時有象山陸氏明時有陽明王氏其初
稍似與朱背馳者而其卒終歸於一嗚呼旨哉然今
之宗朱者概排二氏以爲異學而棄之予恒其如是

於二氏及其徒龍谿王氏近溪羅氏之言去偏捨僻取其純粹正當不負於朱學之旨者若干條集爲一編名以心苑餘材廣諸同志於其治心之學庶幾亦有一助云爾

旨

文化十一年甲戌冬十月

南紀 鑣田鵬圖南撰



心苑餘材題言十二則

一學者學當宗孔曾思孟而宗孔曾思孟者當從周程張朱之說我見已定而後讀天下之書則其言之邪正曲直昭燦分明如明鏡在臺娟嬋自陳權衡既懸輕重自呈或莊老或教禪或象山陽明諸儒之書一皆歸於我藥籠中而不遺也蓋諸家之言各出其意縱橫辨論愈出愈精或廣大博達或精微究竟渾然融通昭然分拆於我書疑而未通者或於是而得之於我書未暇道及者或於是而詳之於我書含畜未一二者或於是而悉之蓋道



一而理無窮也顏子博文約禮之言至此益見其妙也

一文公中年與陸其論稍相支離晚年與書稱其相諧則朱陸一也其稍異者初年之見耳文成中年排朱宗陸而後歸朱曰從其晚年之定見也然則程朱陸王其致不異也故予斷然以四公爲一家而程朱之書徧于天下人人得而讀之而陸王之書近世廢而不行以故今輯陸王及王氏高徒龍谿王氏近溪羅氏之言以廣諸世云

一陽明王氏所撰朱子定論所引朱子諸牘中其答

何叔京書中曰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又吳草廬語中曰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是其所見與象山陽明龍谿近溪真是合一無二又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此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

要苦著力著力則不是陽明亦曰良知一提醒時
即如白日一出而魑魅魍魎自消矣是其所養二
公亦一轍無別誰謂二公而異學哉

一陽明格物之解其意蓋以思念爲物然自古經傳
以思念爲物者未嘗一經見之也是其杜撰不足
信者也其他如龍谿近溪唐荆川耿楚侗輩皆好
新奇各從其意縱出新說不嘗考諸古言輕卒肆
慢是此徒之弊亦陽明有唱之矣亦不可不察也
一明儒多以禪意解經故強附牽合務爲過高之說
非孔孟之本旨也以故卒不若文公之解平穩著

實得我儒之正宗也其解克己慎獨致知強恕空
空屢空及知之爲知之欲從之無由不知不識從
帝之則吾有知乎無知等之章可見也蓋惟吾儒
與禪至其心術之微則雖誠同然其立教之法則
各異焉蓋從其土地人情自有異而已吾夫子承
先聖五倫五常忠恕恭敬禮樂刑政等之教以立
言使之下學而上達也及其至則融會貫通泯然
無跡所謂一貫之旨也不如禪者之初作無依無
心之言也如釋氏教亦承過去七佛之言初說因
果報應之理次持戒律以守其身行因止觀等之

法以制其心術而後至拈華微笑刹竿踏著之地也不如禪者之初說向上之理也蓋禪是釋教之一派刪艾繁文以直達上乘者譬猶中國亦有莊老之一派也故若概以禪意解經則違者多矣故予於明儒取其意而不取其解焉是亦不可不知也

一陽明非程子一草一木皆有理之言以七日不得而證之嗚呼窮理之功豈七日之所能辨耶若加以歲月之力則必有豁然貫通之時也然遽謂之無益亦盃水車薪之類耳禪家之徒於栢樹子麻

三斤等之言猶能提撕極其端的況於我儒哉然其實陽明非不知之也只爲欲主張自家良知之說且暫排之耳故不取也

一大學程朱之說綱目相照條理分明其於古本猶豁雲霧而睹青天也而陽明輩取古本者只好新奇而不自知其說之偏也或是智者千慮之一失或是英雄欺人耳故亦不取也

一文公註明德曰虛靈不昧此言形容心性之體無復餘蘊矣而虛靈二字陽明龍谿近溪言言誦之不惜又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此言妙悟也

而三子之學亦以悟入爲要又與呂子約書中云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而三子動云學問頭腦學
問頭腦此三者實聖學之樞要也而此處既同則
亦更何論耶

一夫聖學者心而已而能通徹之保全之者君子也
不達於此而放肆無忌憚者小人也蓋心體虛靈
譬猶空谷也一呼即應呼止即空千呼萬呼其應
不窮而其體常寂焉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後賢所謂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也唯凡夫
意思纏擾妄馳亂走追前顧後其心常不能虛不

虛則不靈於是天理化爲人欲仁義化爲亂賊自
苦苦人家破國亡若夫豪傑之士受先覺示教志
氣堅定注想純一意思凝集馳走頓止忽然打破
漆桶當下天理流行至誠無息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隨感而應逢親純孝逢君純忠逢兄純弟
逢友純信不曾被人欲纏繞自安安人家齊國治
故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爾後常常敬畏奉承保全此
心故曰敬以直內曰戒懼曰慎獨曰尊德性其然
也故周子因其無欲純一云之靜程子因其戒懼

奉承云之敬象山因其無息無疆云之無窮陽明因其天生之良云之良知近溪因其無作自然云之赤子之心其實一也而皆戒懼慎獨以保全之復不亦相異也然自朱子沒其學行于世日久漸生流弊至明益甚小見儒者淺智書生不達其本體徒事末流拘拘細事屑屑小義或效匹夫之諒或守尾生之信其弊既兆於宋末陸秀夫講經於崖門之日蓋陽明欲撓其弊於是痛論快辨主張其良知之說非無故自立一家者也而不識者惑其立言之異而不究其本故致有紛紛之說矣本

邦朱學其初有惺窩先生繼其正脉中興斯文後理學稍衰及藤維楨物茂卿之輩出心性之學廢而記誦之功興篤實之行亡而輕薄之風成當今偶有唱理學者則愕然驚以爲異端嗚呼哀哉予深惻其如此輯集此編以貽同志誠知圓枘方鑿不容於世情與退之所謂爲文必使一世人不操瑟立齊門者其亦有相類也歟噫一近世茂卿氏之學其所看差全在夫子許管仲以仁之處他謂夫子不許諸子以仁而獨許諸管仲者以有其一匡九合之功也因以仁爲安民之業

而不原諸道德其心以夫子爲經濟之雄而等之於管商申韓乃曰朱子解仁至管仲而窮矣不顧思自己解仁至伯夷而窮矣故於伯夷章牽強支吾專以口給禦人曰伯夷入周固無有叩馬諫及死首陽之事也嗚呼誣哉伯夷之節章章於百世者唯以有茲二事也若果謂無有焉則不知其何以爲伯夷乎且其事著於諸書者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矣千歲之下得輒有無之耶如是解書誰肯信之矣弗思之甚也故予斷然不取也若夫藤維楨執平常無事之見以心性爲非聖人之學而

不取學庸豈足道哉

一予於禪莊取其意而不取其行也取其意則足以助發其心解取其行則至以忽其人倫程朱務排二氏者蓋恐其名教混淆成其弊也故務固其藩籬至陽明則藩籬稍踈至以禪語解經如以本來面目解良知其比不眇也至龍谿近溪輩則至以禪家古則公案互相商量但道二氏於我儒唯毫忽之差後至袁仲郎直曰當今禪盡在儒矣至此藩籬盡撤矣予今不敢再復整頓藩籬也故曰唯取其意而不取其行也庶幾亦足以得其助而不

受其害云爾

一各章下時或加數語評註者亦聊辨其意趣之奇
僻正確而已

題言終

心苑餘材卷之上

南紀 鎌田鵬 輯

象山陸氏曰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
天地相似

又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得也

又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宜
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
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
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

宙

透矣徹矣所謂不顯之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

又四明楊敬仲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

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又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

又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善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又或問某每慙忿室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慙忿室慾未是學問事便慙忿室慾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又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又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

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開口露膽。更無虛假。

又或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汎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個理。盡性是盡這個性。至命是至這個命。

又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曰。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又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
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
生曰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
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又曰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
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
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又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言妙

又曰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糊搥失了

樹更無住處抓著
處

又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
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一向去
便壞了

又或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快痛

又曰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又曰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
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於真
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

又曰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

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又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擾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又曰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于是豈解坐

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又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又曰精神不運則愚血脉不運則病千古之名言

又曰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

心齋錄 卷之十一
也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
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
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閑散散全
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又曰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
之千古之名言

以上象山先生語

陽明王氏曰學者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
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
之體本自寧靜今却添一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添

一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
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良知只是一個良知而善惡
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
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
後念不生此即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
之謂矣

又曰良知只是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真誠惻
怛即是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即是
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即是悌致此良知
之真誠惻怛以事君即是忠

又曰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

又曰近有鄉大夫誚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曰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

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又曰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皆是自思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

又曰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學者克己工夫亦然善形容

又曰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又曰功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

愈真切

又曰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又曰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耳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剴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

又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又曰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白黑其間含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又曰未發之中非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爲喜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

者也若有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
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源者也
又曰眼前路逕須放闊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讎朝服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

又曰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是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抵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

又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

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搞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怠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又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又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確確

又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熟睡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熟睡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

同流今人不曾宴息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魔寐
又或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
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
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
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
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
石與人原只一體

又問知譬曰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
有的欲亦莫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
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
所在雖雲霧四塞大虛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
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
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
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
是簡易透徹工夫

又問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
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個扣與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只是寂天寂地妙語

以上陽明先生語

龍谿王氏語錄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

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己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性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

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

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

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
不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
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
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
脉始歸於一云德洪尚是門外之客
又曰悟入有三從言得者謂之解悟譬之門外之寶
非已家珍從靜得者謂之證悟譬之潦水初澄濁根
尚在從磨鍊得者謂之徹悟到處逢源常感常寂不
可得而澄且消也

又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春
汛且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
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
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
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
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
真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
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即與攔
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和意見心便不
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謀問某處該如何

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和與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未合定著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為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為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為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

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神非真實受用也荆川無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差別智難明又曰識似知然識有分別而知融意似心然意有往

來而心寂解似見然解有推測而見圓反是則識爲默識意爲誠意解爲神解

又曰同於愚夫愚婦爲同德異於愚夫愚婦爲異端又曰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裡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又曰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學之的也

又曰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

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又曰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只好閑熟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閑熟心也

又曰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又曰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留些子盡與

蕩滌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又曰人心無事時有閑有塞乃是氣機相乘徐以待之自復若有故而塞即是習氣世情忽來填障要須追尋來歷徹底掃蕩方得閑霽不然習緣愈積情境愈熟暗中埋沒卒難廓清不可不早覺而亟反也

又曰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鼓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

精神方是全力

又曰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

又曰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曰少光潤曰著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己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可不慎也

又曰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又曰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正儻精神或有所分念慮或有所擾則為不精纔有勝心則為不虛纔着意見則為不正又曰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勞顛矣又曰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

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

又曰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又曰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

又曰楚侗子送先生之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
爲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
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
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
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
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楚侗子躍然曰得之
矣

又曰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
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
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

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
清之期

又曰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
也如是則爲良知如是則爲知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
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
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
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
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
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
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

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又曰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

又曰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滴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消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眩瞶者幾

希矣

又曰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安以直而動又曰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

又虬峯謝子曰尋常間思難慮往來憧憧還須禁絕否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之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柢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他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間思

心之食也
雜慮從何處得來

明分

又或問學者用功病于拘檢不能灑樂纔少縱逸又病于不嚴肅如何則可先生曰不嚴肅則道不凝不灑樂則機不活致良知工夫不拘不縱自有天則自無二者之病非意象所能加減所謂並行不相悖也

明分

又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旦晝所梏斯謂

之存反是則謂之亡

又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寂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又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心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象罔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爲用也

又曰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

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分明

又曰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畧涉精采氣魄

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明白

以上龍谿先生語

近溪羅氏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如何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况細

雖字疑當在先儒之上

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微其次戒慎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

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深感聖人厚恩也亦是說又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智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确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箇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

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

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亦是說又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痺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解妙

又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獨太極猶未言及何如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別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為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

而實光燦燦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論奇

又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如何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

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如何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子之心
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

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難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聞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

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象的可持可據所以
今古學人不容不舍之而移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
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
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
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
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
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
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
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
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

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論

又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
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
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
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
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
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
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曰初
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
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生而非

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

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潔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又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常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集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徃徃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芋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

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貼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

亦莫可爲答也已

妙解確確

又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久則有些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的不確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汝之言不止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

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
只爲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
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
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
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
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
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
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覺
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
爲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

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
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
與金塊頭尚相牴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
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
不爲吾有也耶

論奇

又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
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
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
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
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

心多貪吝
三十一
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又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躍然有醒

又問吾儕曰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

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
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
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
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
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
使渾然為一而純然無間方是膚以通微又曰神明
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知有兩樣
精細分明

以上近溪先生語首集

心苑餘材卷之上終

